

 榕树下
<http://www.rongshu.com>

[Http://www.rongshu.com](http://www.rongshu.com)

全球第一原创中文有声读物

多媒体小品

此

情

难

移

 浦东电子出版社
PeP Pudong ePress

 CD-ROM
多媒体

全球第一原创中文有声读物

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编

多媒体小品




PeP
浦东电子出版社
Pudong ePress

多媒体小品

此情难移

本丛书主编：夏宁

副主编：柳羿容

本丛书总策划：谢卫宁 花过雨 陆旻

责任编辑：陈畅鸣 楚维华 虞江 杨彬彬

装帧设计：申磊

监制：陈奎宁

浦东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浦东郭守敬路498号 电话：50800895）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光盘复制：江西经科光盘有限公司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3.75 字数：90千字

版次/印次：2002年6月第一版 200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书号：ISBN 7-900360-03-4

光盘配使用说明定价：15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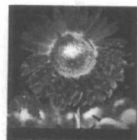
爸爸，来生我愿还做您的女儿.....	薇子 sq (1)
爸爸的眼睛.....	rene (3)
残破的老相簿.....	品茗人 (6)
父亲的背影.....	也 田 (8)
哥，你在哪里？.....	婴 宁 (12)
姐，回家吧.....	李乙隆 (15)
戒指.....	月 亮 (18)
菊花茶.....	静 鸥 (27)
母亲.....	flying_max (29)
母亲的教诲.....	真 白 (33)
亲爱的弟弟.....	断 情 (36)
生日.....	林 子 (42)
世界上最悲痛的事情发生了.....	断桥残雪 (45)
逃跑的孩子.....	舞 草 (57)
疼我的人.....	天上月 (62)
停了，生命的时钟.....	dakan (64)
痛饮乡愁少一人.....	丢了密码 (67)
我的父亲.....	rabbit (69)
我妈就是我妈.....	诺 德 (72)
无言的爱.....	航 云 (77)
相信您，外公.....	kiki (80)

此

情

难

移



1 楼下

1



RA666/03

小舅公	婴 宁 (84)
心中的月亮	will (88)
寻	筱 雁 (94)
我是爸爸的栀子花	尹 桐 (98)
挚爱亲情	杜 兰 (102)
祖母	婴 宁 (111)

爸爸，来生我愿 还做您的女儿

薇子 sq(陕西)

望着病榻前衰弱、憔悴的您，无语无泪的我祈求心底的期盼、静默中的凝视能唤起您对我的记忆。

让我轻声地唤您一声——爸爸。

在这个世界上，最懂得用身心去呵护、关爱孩子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在我心底深处，我要说，爸爸，您是我生命航船中的桅杆，也是我从懵懂走向成熟的索引线。打开记忆之门，生命的轮回瞬间又慑住了我的心，思绪、追忆伴随着沉沉的情感积淀带着我走进了往昔的时光……

生存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是如此的宝贵，因为我知道是您给我生命的初始，给予我充溢着爱的氛围，让我在偌大的生存空间中倍受到家的温暖，您那无微不至的关怀伴随着我成长的脚印踏过漫漫岁月。还记得，摇曳襁褓中那丝丝温馨；还记得，蹒跚步履中那一段段牵引；还记得，漫长求学路途中的默默关爱；还记得，午夜灯下父女间的倾心攀谈。曾经的一切，让我感受自己拥有了生命中如花灿烂般的阳光和隽永。如今，女儿在您的注视、关怀下长大了，而您却被病魔摧倒逐渐衰老下去。爸爸，曾记否，您手把手教我书法；曾记否，在我14岁生日那天您送给我您大学时的校徽；曾记否，您对我的谆谆教诲；曾记否，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您的书信不断鼓励着我的成长进步。噢，爸爸，我知道我无法用华丽的词藻来表达对您深深的敬意，只愿女儿这颗拳拳之心在此生报答您对我博大的恩情。

此

情

难

移



树下

现在的您已听不到我的表白。我问上苍，为何这么早就摧垮您的身体。知道吗？爸爸，这些年我是如何地想您，强烈地期待您奇迹般地重新站起来，用您往日的微笑、平和的话语激活这个沉默已久的家。

轻轻握住您的手，冰冷的感觉顿时传遍我的周身，您无神的眼光，无力的神态让我的心在流泪。爸爸，再好好看我一眼，再和我说句话好吗。女儿爱您，不能失去您！

曾经您是我最崇拜的对象，我以有你这样的父亲感到无上的骄傲。

从一贫如洗走向事业巅峰的您，历经了多少苦难的磨炼，让我更深切地了解到您对事业不倦的追求是那么执著无悔，我真的很想追随您的脚步继续前进，让您把广博的知识，人生的箴言传予我，让我能迈着更坚实的步伐前行。爸爸，您不该倒下，您的事业还需要您，女儿还需要您，我们这个家更需要您，别离开我们，爸爸。

曾经的我是那么的倔强，用长不大的眼光时刻敌视周围的一切，愤世嫉俗让我曾经迷失了自我，痛苦、迷惘令我失去了生活的航标。

是您用慈爱的心怀、语重心长的话语把我从边缘拉回，又是您及时地引导我、教育我，时时叮嘱我稳步向正确的路上前行。感谢您，爸爸！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您我的人生道路就不会这样走下去，我从内心感激您，希望您勇敢地生存下去，我永远在您的身边。

爸爸，让我再轻轻唤您一声：我最亲爱的爸爸！愿来生我还做您的女儿。

爸爸的眼睛

rene(上海)

到家的时候，饭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正热气腾腾地喘息着。
跟爸爸面对面坐着，静静地吃完。

爸爸说，出去转转吧。

楼群身上招摇着七彩的巨幅标语，仿佛饱涨的风帆，要在夜海里踌躇满志地远航。

我挽着爸爸的胳膊，转进一条幽静的小路，两旁高大的水杉浸在清冷的月色里，正悉悉索索地低声交谈。鞋子轻叩地面的声响，在身后悠悠地回荡。

小路的尽头，便是我们要买的房子了。

立定。

我抬起头。

高处的窗户里，透出橙色的光亮，仿佛柔美的黄昏的太阳。

一直到脖颈发酸，我微微偏过头去。爸爸依然仰着脸，出神地望着三楼的居室。

爸爸的眼睛里闪着更柔和的光。

许久许久，爸爸才牵着我的手，慢慢地离开。

我量过了。从南往北，七步；从东到西，要走十四步呢。爸爸快乐地告诉我。

爸爸来过很多次了么？我突然有些感动。

不知不觉就会转到这里来了。爸爸的声音里依然透着愉悦。

很快，这房子就是我们自己的了！爸爸突然加重了语气。心里的热流满溢出来，暖暖地流过胸腔的每一个角落。

此

情

难

移





我把头轻轻地靠在爸爸瘦弱的肩上。

爸爸的眼睛。爸爸眼睛里满满的目光。

想起，自己也曾有过的，有过那样的，欣喜而满足的目光。
什么时候呢？

读初小时，暗地里疯狂地爱上了橱窗里一条好看的花裙子，那么那么疯狂，没日没夜地想象着，如果套在自己身上，一定就会变成那个穿水晶鞋的灰姑娘了吧！

兜兜里没有零花钱，更不敢开口跟辛劳的父母讨。

于是每天放学，都会绕一个很大圈，只为去跟心爱的裙子偷偷见一面。

时间久了，橱窗里那条静静的美丽的裙子就成了自己的小情人。

每天的相会，是心里最轻盈最快乐的时刻。

橱窗的玻璃上，映着一张圆的脸，一只被玻璃压平的鼻头和一双向往的满足的眼睛。

跟爸爸今夜的目光，如出一辙。

而我已经有多久，有多久没有了那样的眼睛了呢？

不再相信太阳公公月亮婆婆，不再相信白雪公主白马王子，不再妄想做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甚至，背井离乡时发誓要衣锦还乡的梦都被现实的车轮碾得粉碎。

走的时候，曾豪情万丈；而归来，却总是空空的行囊。
那一份惶然与汗颜。

渐渐地麻木。

渐渐地沉默。

渐渐地屈服。

原本，自己就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呵。

爸爸之于我，熬过多得多的苦难的太阳，承受过多得多的支离破碎，无望过多得多的漫长黑夜。

爸爸却依然保持着最最初的坚持，不曾妥协。

毕业后，辗转搬了很多次家，租了很多次房子。泪水里欢笑里，常常自嘲是当代的游击队员。

爸爸决定在这个寸土寸金的上海买一间哪怕是很小很小的房子，只为让他心爱的女儿结束漂泊。

我无动于衷。

爸爸拿出他所有的积蓄，家乡人称之为“棺材本”的积蓄。却仅够首期。

我回家去借！爸爸坚决地说。

我说，我贷款。

然后，便等着小路尽头的房子，换成我的名字。

贷款每月要还六百元，十年。

爸爸说，十年很快的。我的女儿以后再不要租房子，再不会被别人赶走了。

我笑。

爸爸欣慰的眼睛，爸爸满足的神情。

我觉得一切都不是负担。

然后才明白，梦想，原来是在高处。

她的脚下，原来有好多好多台阶。

我们，必得拾级而上。

而我，曾是个不乐观的人。

记得，有人跟我说，有梦就有明天。

我反问，那么，如果，明天没有梦了呢？

曾悲哀却固执地相信，终有一日，我们会完全失梦。

失梦的年华里，我们将风尘满面。

爸爸却给了我一个明晰的答案：生命不息，梦想永在。

此

情

难

移



情树下



残破的老相簿

品茗人(北京)

6



WWW.RONGSHU.COM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或许这是让世界上很多人都感到幸福和快乐的一天，但它对于我却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痛。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母亲在郁怨中走完了她全部的人生，从此把每一个“五一”烙上了深深的凄凉。

母亲去世那年我还不满十二岁，二十五年中，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早已是一种失去了的亲情的概念，没有慈爱的抚慰，没有谆谆的教诲，没有微笑，也没有眼泪，空灵地镶嵌在黑色镜框中，默默地凝视出一片苍凉。

关于母亲的所有记忆除去来自亲友们的回忆之外，就只有那本二十五年来被无数次执着的追忆翻弄得残破不堪的老相簿了。苍白的母亲，只有在我打开那逝去的岁月时，才把她全部的温情和挚爱写在脸上，印上我的心。

相纸已经干脆了，裂出几条长短不一的口子，照片上紧抱着周岁的儿子的中年妇女的脸上很幸福地灿烂出一抹阳光。灰色的列宁装，配着一条收紧了裤腿的呢子马裤，半高的马靴在柔情中透着威严。似乎母亲很喜欢穿马裤和马靴，几乎她所有的在解放后拍摄的照片上，都是这样的装束。或许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让她心中永远抹不去戎马倥偬的情结，照片上的母亲永远是挺胸昂首，一派军人的作风。几张已经模糊发黄的图片上，她甚至骑上了与她娇小瘦弱的身材极不相称的高头大马，全副武装的让我自豪不已。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时，我便忍不住翻寻出母亲生前珍藏的第一次授衔时她的那一副两杠三星的上校肩章，眼前便浮现出一个威严的女军官挺拔的身

影，只是她的面容永远是那样苍白模糊，那应该就是我的母亲吧！

相簿中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上没有母亲，但我还是把它收入了这残破的老相簿中。那张照片的背景是北大图书馆，照片上的人物却是我和父母当年在延安时的友好，与白求恩、柯棣华齐名的西班牙裔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医生。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马海德伯伯来北大参加一个研讨会，我去看望他时的合影。“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也是一个非常慈爱的好母亲！”马海德伯伯深情地对我说。我依稀地记起刚上小学的时候，一次，我得了“猩红热”，高烧不退，那时父亲刚刚去世，母亲还被“隔离审查”着，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她冒着可能遭受更加严厉的惩处的危险，偷着从“学习班”中跑回来，在寒冷的冬夜背着我，步行将近四个小时的路程，把我送到马海德伯伯那里诊治。“你母亲在战争年代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五十年代后期几乎瘫痪，为此她才不得不离开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那天夜里，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是怎么背着你走到我那儿的！”马海德伯伯的眼圈红红的，布满老年斑的宽厚的大手重重地按上我的肩头。

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七四年她从湖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和我还有我的二姐的合影，那时她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面容憔悴，但照片上的她依然慈爱地揽着儿女们的肩，眼中闪着无限的温情，胸依然挺得很高，虽然没有了马裤、马靴，神情中却是永远的坚毅和伟岸，于是，我知道了什么是“不朽”。

母亲离开我已经太久太久了，我甚至已经记不起她的音容笑貌，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只有那本已经残破了的老相簿，翻开它时，我会沉醉在一片或许有些空幻，但却实实在在地温暖着我的永远的母爱中。母亲的形象已经苍白了，母亲的挚爱却永远绚丽。

此

情

难

移



2. 情树下

7



父亲的背影

也 田(广东)

8



WWW.KONGSHU.COM

父亲喜欢大海，喜欢站在海边观海浪。周末去大亚湾弟弟家看望父亲，弟弟带着我去海边找父亲，远远地看到在海边的一个巨石上，站着一位老者，背对着我们向海的远方眺望。多么熟悉的背影，那就是我父亲的背影呀！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大半辈子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永不知道疲倦、不知道苦累的“机器人”。他的那张爬满了纵横交错皱纹的脸——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这张网络状的脸记录了他生活的艰难与坎坷。

父亲六岁丧父，靠砍柴、挑煤、打工为生，与祖母、大姑尝尽了人间苦。父亲背稍有点驼，是常年积劳成“疾”的结果，别人都叫他老牯驼子。父亲家教时，总忘不了倒他小时候的苦水，为得是我们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确，与他相比，尽管我们小时候没有过上好生活，萝卜丝里很难找到油星，但我们吃的菜里有盐，吃得下饭；我们有书读。这是父亲小时候的那个旧社会不能比的！

五十年代为支援国家建设，父亲离开妻子儿女，去湖南资兴煤矿做工，后因伤病带着对家人的歉疚回到了家里。他没有钱，没有挣到钱，怎不歉疚呢。

父亲离开家时我尚不懂事，因而没有留下丁点记忆；他回到家里时我已经五岁多了，有了记事的能力，从此，我记住了父亲。

记得父亲从煤矿回来，母亲很高兴，我和姐姐妹妹也很高兴。父亲去山上砍柴，我非要跟着他去。有一次，我跟

在后边看着他爬到高高的树上，将粗大的树枝一根根剥了下来，再往上爬，直至树梢，把大大小小的树枝树杈剥了下来；渐渐的黄昏降临，我只能看到树上的一个影子，一个背对我的黑灰色的背影在树上挥动着柴刀……父亲下了树，捆好柴，叫醒沉睡中的我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中走去……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记忆。

父亲干活，经常很晚回家。挑煤、挖红苕土、抢收抢种都是早去晚归。一个七口之家，一个缺乏劳力的家，父亲只有不断地干活，才能多点收入，才能养活这个家。他嫌白天时间短，就尽量占用黑夜。所以父亲每次干活很晚才回到家，所以我经常能见到父亲早去的背影，也经常在田间地头见到父亲面朝黄土汗流浹背的身影。

我稍大一点，一边读书一边帮父亲干活，很少偷懒，是父亲吃苦耐劳的精神影响了我。到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开始跟随父亲去十多里路远的深山里砍广竹编织竹篮，编一个竹篮可以卖二角钱；我们的生活开销全靠这唯一的副业支撑。那时，农村的劳力除了农忙在生产队干活外，不能出外打工，也没有工可打，不像现在。

上山砍广竹，是非常累非常担惊受怕的。记得有一次，我跟随父亲去山上砍广竹，砍着砍着不见了父亲的影子，我好害怕。以前听父亲说就是在这山上，解放前我的姑爷爷曾在此打死过老虎。想到这，我惊恐地喊了起来，但不见回声，我大着胆子向父亲砍过的地方寻去，结果在远处的溪水边上，父亲正背向我趴在一个光滑的石头上睡着了，父亲太累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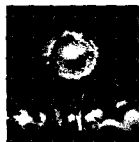
还有一次，父亲的“壮举”让我铭心刻骨！那天很晚了，父亲砍广竹迟迟不归，母亲焦急万分，让我陪着她去路上接父亲；可是，我们在交叉的路口走错了路径，但我们懵然不知，傻傻地在路上张望，正在失望之时，我猛然发现在

此

情

难

移



↓ 请收下



我们来的路上的远处有一个黑影在慢慢向前移动，我把我的发现惊喜地告诉母亲，并高声地喊着父亲，但没有回应。于是，我们飞快地向那团黑影追去，那熟悉的背影越来越清晰，父亲，那就是父亲！

我接过父亲的担子，父亲软绵绵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轻声地说：“我的脚受伤了。”原来父亲在砍广竹时，不小心踩在了被砍过的竹子上，竹子洞穿了父亲的脚板，血流如注；父亲强忍着钻心的疼痛，咬紧牙关，就地采摘了一些草药捣烂堆盖在伤口，用撕碎的衣服布条包扎上，止住血后担上广竹一跛一跛地摸黑向家中走去……

十八岁那年，我已到征兵年龄，看着别人参军，好羡慕，但又不忍心离开父母，家里需要劳力，我不愿意向父母提出。父亲看出我的心思，鼓励我去参军，去“攀高”；并说“家里有我撑着，天塌不下来！”在父亲的劝说下，我报名参了军。

参军那天，很冷，我戴着大红花，母亲抱着小妹送我，父亲没有去，他有干不完的活，他挑着肥料去田头了。

母亲送了一程又一程，不愿离去。在我们走到半路时，父亲气喘吁吁地又赶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在部队好好干，听首长的话，要有出息，家里不要你挂念，有我撑着，天塌不下来。”说完，父亲转身就走了。我呆立在那里，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个我非常熟悉、微驼而瘦小的背影，我的眼泪泉水一般的涌了出来……

部队的生活是艰苦的，从南方到遥远的西北，不少战友不适应生活环境，复役期一到就复员了。而我，在艰苦的条件下，拚命地锻炼自己，实现了上军校、提干的心愿。服役期间，我先后回过五次家，每次回家看到父亲还是那个老样子：早早地起床，扛着锄头或挑着肥料，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田间地头，中午披着一身汗渍疲惫地归来，下午又去了他那希望的田野，很晚了才在星光下拖着他那长长的背影走向

归途……我每次返回部队，父亲总忘不了叮嘱我：“在部队好好干，听首长的话，干出成绩来，混出个人样来；家里不要你挂念，有我撑着，天塌不下来。”我记住了父亲的话，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

八三年我转业到深圳参加特区建设，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有了一定的地位，真正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比起小时候的老家，不知要强千百倍。父母的生活也很自由，湖南、深圳的日子换着过，他们感到高兴！在人们面前说起今天就乐得合不拢嘴。

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父亲那“远去”的背影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向前向前向前！才换来了今日之灿烂！

父亲曾经的背影虽已“远”去，但“背影”精神将激励着我锲而不舍地奋斗……

此

情

难

移



哥，你在哪里？

婴 宁(浙江)

12



许多年都没有他的音信了，从那时起他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但却在我的记忆里永存。

那时我还在读中学，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学校有个文学社，中秋前夕老师组织我们给在老山参战的战士写信，题目是写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都生长在和平时期，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银幕上的“南征北战”和“英雄儿女”，那炮火和硝烟给予我们的印象是间接的甚至是模糊的。

不久我们都收到了来信，来自云南的不同编号的信箱的。当时的激动现在依然很清晰，想着这信是从战火中来的，想到在硝烟弥漫中有一个战士在轰轰的炮声里，冒着危险伏在战壕里写就的信，我们单纯的心灵都充满了简单浪漫的向往。

和我通信的是一个叫陈一忠的山东籍战士，信写得并不长，但充满了对生的眷恋。我大约收到了他十五封信，在战争后期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了。开始的来信中他总是勉励我要好好学习，珍惜在学校里的好时光。像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其实那时他才十九岁，当兵才半年。

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涉世的迷惘，青春期的不可抑制的忧郁常常使自己心情反反复复，看多了小说也无法把握人生，有时候甚至消极厌世。我给他的信里除了向他询问战争进程外更多的是叙说自己的心情。

“最近我很烦躁不安，几乎找不到上进的动力。来自父母的压力，来自学校的压力都很大，我害怕让大家失望。”

“小妹妹，好好努力，好好珍惜。不然你要后悔的，